

蔡锷 黄遵宪

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、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蔡锷 黄遵宪 / 著

品读名家精萃



点亮智慧人生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、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蔡 锷 (1882—1916)

民国初年讨袁护国军将领。湖南邵阳人。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，师事梁启超、谭嗣同等。1899年赴日，曾入陆军成城、士官两校学习军事。辛亥革命时为云南新军总指挥。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，宣布云南独立，发动“护国运动”。1916年病逝于日本。

黄遵宪 (1848—1905)

近代诗人。字公度，别号人境庐主人，曾署“东海黄公”、“法时尚任斋主人”、“北苍雁红馆主人”，广东嘉应州（今梅州市）人。清光绪二年（1876）举人。曾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、新加坡总领事。回国后，入张之洞幕，主持江南洋务局。1895年，参加强学会。次年，与汪康年、梁启超在沪创办《时务报》，鼓吹变法。后被任为出使日本大臣，未成行而政变发生，去职还乡。在提倡政治变法的同时，与谭嗣同、夏曾佑等人倡导“诗界革命”，被认为是“诗界革命”的一面旗帜。论诗主张“我手写我口”，认为“今之世界异于古”，今人作诗“何必与古人同”，诗歌应表现“古人未有之物，未辟之境”；诗歌形式应熔铸古今，变化多样，力求创新。一生诗歌创作达千余首，内容广阔，记录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变，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，批判落后事物，表现爱国精神。诗歌多宏篇巨制，采用散文手法，不避新名词和“流俗语”，努力使旧格调与新内容相和谐，语言通俗，气势流畅。著有《人境庐诗草》、《日本国志》、《日本杂事诗》等。

蔡锷 黄遵宪



蔡锷 黄遵宪 / 著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，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蕴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，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蕴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.蔡锷、黄遵宪/刘东主编;蔡锷,(清)
黄遵宪著.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12.5
ISBN 978-7-5513-0269-2

I.①近… II.①刘…②蔡…③黄… III.①中国文学—近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②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清后期
IV.①I215.0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5730号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蔡锷 黄遵宪

主 编 刘 东
著 者 蔡 锷 黄遵宪
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封面设计 梁 宇
版式设计 刘兴福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tby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
开 本 70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字 数 200千字
印 张 13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269-2
定 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065200

目 录

蔡锷.....	1
黄遵宪.....	73

蔡锷

作者简介

蔡锷（1882—1916）民国初年讨袁护国军将领。湖南邵阳人。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，师事梁启超、谭嗣同等。1899年赴日，曾入陆军成城、士官两校学习军事。辛亥革命时为云南新军总指挥。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，宣布云南独立，发动“护国运动”。1916年病逝于日本。

诗歌

杂感十首

（一九〇〇年十月）

拳军猛焰逼天高，灭祀由来不用刀。
汉种无人创新国，致将庞鹿向西逃。
前后谭唐殉公义，国民终古哭浏阳。
湖湘人杰销沉未，敢谕吾华尚足匡。
圣躬西狩北廷倾，解骨忠臣解甲兵。
忠孝国人奴隶籍，不堪回首瞩神京。
归心荡漾逐云飞，怪石苍凉草色肥。
万里鲸涛连碧落，杜鹃啼血闹斜晖。
卅年旧剧今重演，千八百六十年，
千载湘波长此逝，秋风愁杀屈灵均。
哀电如蝗飞万里，鲁戈无力奈天何。
中原生气戕磨尽，愁杀江南曳落河。
天南烟月朦胧甚，东极风涛变幻中。
三十六宫春去也，杜鹃啼血总成红。
贼力何如民气坚，断头台上景怆然。
可怜黄祖骄愚剧，鹦鹉洲前戮汉贤。
烂羊何事授兵符，鼠辈无能解好谏。
驰电外强排复位，逆心终古笔齐狐。
而今国士尽书生，肩荷乾坤祖宋臣。
流血救民吾辈事，千秋肝胆自轮菌（困）。

电文

致袁世凯电

1915 年 12 月 24 日

自筹安会发生，演成国变，纪纲废堕，根本动摇，驯至五团警告迭来，辱国已甚，人心惶骇，祸乱潜滋。锷到东以后，曾切词披布腹心，未蒙采纳。弥月以来，周历南北，痛心召侮，无地不然。顷间抵滇，輿情尤为愤激。适见唐将军、任巡按使漾日电陈，吁请取消帝制，惩办元凶，足征人心大同，全国一致。锷辱承恩礼，感切私衷，用敢再效款款之愚，为最后之忠告。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、巡按电陈各节，迅予照准，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，并发明令永除帝制。如天之福，我国家其永赖之。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，噬脐之悔云何能及！痛哭陈词，屏息待命。

为申讨袁世凯致各省通电

1915 年 12 月 24 日

天祸中国，元首谋逆，蔑弃约法，背食誓言，拂逆輿情，自为帝制，卒召外侮，警告迭来，干涉之形既成，保护之局将定。锷等忝列司存，与国休戚，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，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。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，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。所有原电，迭经通告，想承鉴察。何图彼昏，曾不悔过，狡拒忠告，益煽逆谋。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，凡百官守，皆民国之官守也。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，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。锷等身受国恩，义不从贼，今已严拒伪命，奠定滇黔诸地方，为国婴守，并檄四方，声罪致讨，露布之文，别电尘鉴。更有数言涕泣以陈之者：闯墙之祸，在家庭为大变；革命之举，在国家为不祥。锷等夙爱和平，岂有乐于兹役？徒以袁氏内罔吾民，外欺列国，有兹干涉，既濒危亡，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。锷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，舍命不渝。所望凡食民国之禄、事民国之事者，咸激发天良，申兹大义。若犹观望，或持异同，则事势所趋，亦略可预测。锷等志同填海，力等戴山。力征经营，固非始愿所在，以一敌八，抑亦智者不为。麾下若忍于旁观，锷等亦何能相强？然量麾下之力，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，即原麾下之心，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。苟长此相持，稍亘岁月，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，而莠豆之煎空悲于铄釜。言念及此，痛哭何云。而锷等则与民国共死生，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。坐此执持，至于亡国，科其罪责，必有所归矣。今若同申义愤，相应鼓桴。所拥护者，为固有之民国，匕鬯不惊；所驱除者，为叛国之一夫，天人同庆。造福作孽，在一念之危微；保国覆宗，待举足之轻重。致布腹心，惟麾下实利图之。

致四川陈宦将军电

1915年12月25日

别来末由通款曲，常用耿耿。国体问题发生后，外瞩国际，内察舆情，焦灼彷徨，莫知所措，清夜扪心，尤难稍安。在京曾多方设法，冀挽狂澜，卒归无效，乃决然引去。月来涉足东邻，周历南北，知某国所以谋我者，蓄蕴甚久，国人之欲图覆袁者，蔓延甚广，进行极锐。默察全国人心，对于中央已无些须系念之余地。众叛亲离，其何以立？纵吾侪倾心拥护，幸平大乱于一时，而项城已近日薄西山之年，一旦不讳，复成土崩瓦解之局。我公明达，谅早洞瞩及此。同人再四熟筹，非趁兹时会建造新国，不足以换厄运而植新，一切计划现已着着实行，滇黔粤桂湘赣宁浙苏鲁等省，或早经决心，预有准备，或运动成熟，克期发动。我公热忱爱国，洞察机先，谅有同心。如能登高一呼，将见万山响应。锷虽不敏，愿效负弩。此间同人佩公甚至，亦惟马首之是瞻。何去何从，惟公裁之。闻黄陂甚危，段芝老已被害，深为恻悼。京中名流多被嫌禁锢，日暮途穷，倒行逆施，是晚清之不若矣。临电不胜翘企之至。杏村、穆生、鸣阶、时若诸兄并乞代致拳拳。

滇黔护国军总司令致各省都督、将军、巡按使、护军使、镇守使、师旅长电

1915年12月

前会滇黔两省劝阻帝制，良念风雨飘摇，不堪再经扰乱。如果袁逆悔祸，则吾言见用，弭患无形，我辈虽以言见嫉，终身颌，尤所甘心。不图彼昏不悟，置若罔闻，尤复日肆狡谋。内则犍金四出，羽檄纷飞，挥国帑若泥沙，驱国军若犬马；外则输诚通款，乞怜外人，以国家为牺牲，引虎狼以自卫。迹其愤乱昏暴，直熔王莽、董卓、石敬瑭、张邦昌于一炉。似此遗臭心甘，迁善路绝，更无委蛇迁就之余地。故万不得已，会商滇黔，与袁告绝。滇督唐公，黔督刘公，皆忠潮奋发，各以所部编成护国军，以属之锷。负弩之责既专，绝缨之志已决，是用整队北行，取道蜀汉，誓清中原。夫乱贼人得而诛，好善谁不如我。引领中原豪杰，各有深算老谋，尚望排除万难，早建大义。勿使曹瞒拊手，笑天下之易定，遂令伊州披发，决百年之为戎。国家幸甚。

敦促各省举义之通电

1915年12月

前承两电，计蒙鉴察。袁氏违法背誓，背叛民国，凡有血气，莫不痛心，矧在服民国之官食民国之禄者。乃电告已一周间，响应固不乏人，尚有多省未闻同申大义，一致进行。见义不为，当仁而让，坐失事机，宁不可惜者。岂有恋于袁氏之爵禄，不欲舍弃耶！夫袁氏爵赏之滥，亦可谓空前绝后矣。羊头灶婢，尽授官阶，走卒贩夫，咸膺爵位。物以稀而可贵，袁氏名器之滥如此，岂尚有价值之可言？果能同举义师，拔彼赵帜，共和复故，民国重新，

则是烈烈轰轰，光耀千载。以观彼燭火之虚荣，冗滥之官职，曾腐鼠之不若矣。又岂惑于袁氏之私惠，不忍背弃耶？吾人所受之官禄，民国之官禄也。受爵公庭，谢恩私室，君子鄙之，何私惠之足荣？况袁氏要结虽工，而阴狠实甚。附我者则视之如犬马，异己者则诛之如寇仇。为怨为德，何常之有？今日以私恩之故，徘徊犹豫，异日功狗之烹，可翘足而待。与其噬脐后悔，何如及早决心。左提右挈，成功可必，保节全身，在兹一举。不然，其必以君宪政治为真可行耶？姑勿论世界文明已趋共治，君主国体日在淘汰之中。即就现政而论，袁氏就职以来，摧残舆论，滥耗库储，生杀由心，法律为狗，民生困敝，呼诉无门。名为共和总统，实无异于君主专制，凡所设施，皆以为其私耳，所谓福国利民者安在哉？其为总统犹横恣如是，则异日之君主可知。今若戮力同心，铲除帝制，推倒袁氏，重建共和，则法美之良规具在，我中华民国巍然继起于东亚大陆矣。舍此三者之外，则必其劫于积威之故，而不敢发难。不知自筹安会发生以来，薄海人民，同深愤恨，贤达君子，高举远引，众叛亲离，已成独夫。攘臂一呼，行见众山皆应；摧枯拉朽，可卜操券而决。又或狃于目前之安，悯念民生之苦，不欲变动贻累地方。不知见小利者反致大害，怀安乐者反贻困苦。况今日国民之困敝甚矣，不改弦而更张之，又何乐利之可言？今兹之举，正所以去苦害之域，臻乐利之境，除帝制之毒，复共和之庥，安之大者也。人类以求安为目的，不此之求，复何求哉？鶚等计划已定，着着进行，但有进死，更无退生，非达到还我共和民国之目的不止。诸公皆当世贤俊，手造民国，忍使庄严璀璨之名邦坠于浩劫而不复耶！神州陆沉，谁辞其咎？同舟共筹，大有其人。恐着鞭之先，我愿负弩以前驱。切盼深谅热忱，共兴义举，机缘可惜，宏愿必偿。盖以正胜邪，以直胜曲，自然之验，必至之符也。幸勿存心观望，坐误时机，甘作公民之敌，自贻后至之羞，万世千秋永为世界人之诟病，则幸甚矣。临电神驰，伫聆好音。

声讨袁逆之通电

1915年12月

呜呼！天祸中国，实生妖孽！袁氏以子孙帝王之私，致亿兆生灵之祸，怙终不反，愎谏无亲，既自绝于国民，义不同其履戴，敢声其罪与众讨之。袁氏昔在清廷，久窃权位，不学无术，跋扈飞扬，凶德既已彰闻，朝端为之侧目。造民军首义之日，及清廷逊位之时，袁氏两端首鼠，百计媚狐，以孤儿寡妇为大可欺，以天灾人言为不足畏。迹其侮弄神器，睥睨君亲，固已路人知司马之心，识者有沐猴之叹。惟时我邦人诸友，念风雨之飘摇，惊民生之涂炭，永怀国难，力奠邦基，故赣宁之役无功，而皖粤之师亦挫。乃袁氏恃其武力，遽即骄盈，蹂躏人权，弁髦法治，国会加以解散，自治横被摧残，异己削迹于国中，大权独操于一手。彼固曰是可以有为矣。卒之无补时艰，不保中立，济南自拓夫战域，辽东复展其租期，甚至

俯首为城下之盟，被发有陆沉之痛。呜呼！我国民之忍辱含垢为已甚矣。袁氏之力图瀚雪以求报称，宜何如者？何图异想忽开，野心愈肆，元首谋逆，帝制自为。筹安会发生于前，请愿团继起于后，等哀章之金匠，假强华之赤符。对内国人民，则谓外议之一致，于外交方面，复假民意以相欺。自奋独夫之私欲，掩天下之耳目。呜呼！永除专制，夫已氏口血未干；难拂民心，清帝之诏书具在。无信不立，宁得谓人？食言而肥，何以为国？因之外侮自召，警告频来，干涉之形已成，保护之局将定。此时杨再思一日天子，宁复有人间羞耻之心；他日石敬瑭半壁河山，更安有吾民视息之所。兴言及此，哀痛何云！夫总统一国之元首，中外所具瞻也。今袁氏躬为叛逆，自失元首之资格，斯其丑行凉德，固有无能为讳者，更举其略，以告国人：南北和议初成，党人欢迎南下，袁氏欲留无辞，乃煽动兵变以为口实。京津一带，惨付劫烧。张家口兵变，首乱不过数人，而全军咸遭坑杀。逞一己之淫威，轻万众之生命，是为不仁。黎副总统一代元勋，功在民国，段陆军总长当世人杰，志尤忠纯，皆袁氏股肱心膂也。徒以反对帝制之故，积被猜疑，瀛台等羑里之囚，西山有云梦之辱。近传噩耗，未卜存亡。叹乌喙之凶残，悲鸟弓之俱尽，是谓不义。梁士诒、段芝贵、张镇芳、袁乃宽、杨度、胡瑛、顾鳌辈，皆市井小人，顽钝无耻。袁氏利其奔走，任以鹰犬之材，梁等遂窃威权，肆其狼狈之技。群邪并进，一指当前，望夷之祸匪遥，轮台之悔何及，是谓不智。当和议初起，袁氏握清廷全权，每语人曰吾誓不做总统；及叛迹已露，中外咸知，袁氏犹曰公等若再以帝制相迫，则我必逃英伦。言犹在耳，今竟何如？是谓不信。辛壬之际，义旅同兴，争冒死以图功，更举国以相授。袁氏之有今日，伊谁之力？乃动玲弹让，横肆诛夷。谓不杀于谦，则此举无名；谓苟无曹瞒，则几人称帝。功反为罪，生者之力已冤，死而有知，地下之目岂瞑，是谓不让。又若财权集于内府，计部徒建空名，大借款以盐税抵押，用途始终秘密，长芦运盐公司独占商利，垄断闻亦同登。袁乃宽、梁士诒、张镇芳，袁氏之聚敛臣也。交通银行，袁氏之外府也。甚至以一国之元首，而寄私财于他邦，腾笑外人，貽羞当世。其寡廉鲜耻有如此者！尤可异者，显违亲训，陌视孔怀，乖戾已深，本实先拨。宫门喋血，患已伏于隐微；斗尺寻仇，祸恐烈于典午。彼宗且覆，吾国何存？哀我无告之人民，忍与昏暴而俱尽者哉！昔者，董逃未昌，关东州郡同盟；莽窃初成，两河义军并起。今袁氏之罪更浮于二凶，民国之危尤甚于季汉。而且孙皓与下多忌，祖约偏厄不仁，孟津之八百不期，牧野之三千愈奋，斯其时也。各省军民长官，身为共和官吏，实系共和安危，必能挥士行之义旗，标茂宏之大节，举足轻重，立判存亡。其有海内顾命，先朝耆硕，在昔首阳贬节，原知心在国家，于今大盗潜移，宁肯助其乱逆，谅同义愤，请共驱除。至南阳旧部，新室故人，谁非国民，岂任私昵。况悲凉风于斛律，铲地难除；感大树之飘零，长城已坏。难共忧患，请视韩彭，其必

有倒戈以图奋袂而起者乎！自余各界人士，虽未与人军师之谋，应念兴亡有责之义，则匹夫蹈海，义感邦君，小吏登坛，节厉群后，于古有之，是所望也。锒等痛念阽危，诚发宵寐，力虽穷于填海，志不挫于移山，请负弩以先驱，冀鼓桴之相应，将与摧公路之枯骨，定杨越之居尸。义声播而黄河清，大旆指而燕云卷。然后保固有之民国，定再造之旧邦，解此倒悬，绵我华胄，天下自此定矣，诸公其有意乎？乃若覬延漏刻，眷恋穷城，等防后之稽诛，效蜚廉之死纣，则师直为壮，助顺者天，何枯朽之能安，将声名之并裂。幸勿贻悔于他日，庶其有感于斯文。

声讨袁逆并宣布政见之通电

1915年12月

前日所发檄文，谅已达览。惟尚有未尽之义，敢再掬诚报告于下。慨自晚清失政，国命阽危，我国民念竞存之孔艰，痛沦胥之无日，共倡义举，爰建共和，统一需人，乃推袁氏。当元二年之交，举国喁喁望治，爱国之士不惜牺牲一切，与袁氏相戮力，岂其有所私于一人，冀借手以拯此垂亡之国而已。袁氏受国民付托之重，于兹四年，在政治上未尝示吾侪以一线之光明，而汲汲为一人一家怙权固位之私计：以阴柔之方略操纵党派，以狼鸷之权术蹂躏国会，以卑劣之手段诛锄异己，以诱胁之作用淆钳舆论，以朋比之利益驱策宵小，以虚矫之名义劫制正人。受事以来，新募外债数逾万万，其用途无一能相公布。欧战发生，外债路绝，则专谋搜刮于内。增设恶税，强迫内债，更悬重赏以奖励掊克之吏。不惜民力，竭泽而渔，以致四海困穷，无所控愬。问共聚敛所入，则惟以供笼络人士，警防家贼之用，而于国务丝毫无与。对外曾不闻为国防之计划，为国际经济竞争之设备，徒弄小智小术以取侮于友邦，致外交着着失败。对内则全不顾地方之利害，不恤人民之疾苦。盗贼充斥，未或能治，冤狱填塞，未或能理。摧残教育，昌言复古，垄断实业，私为官营。师嬴政愚弱黔首之谋，尊弘羊一孔之教。法令条教，纷如牛毛，朝令夕更，自出自犯，使人民无所适从，而守法观念驯至渐灭以尽。用人则以便辟巧佞为贤，以酷苛险戾为才。忠谏见疏，英俊召嫉。遵妾妇之道，则立跻高明；抱耿介之志，或危及生命。以致正气销沉，廉耻扫地，国家元气，丧无余。凡此征象，万目具瞻。以较前清黑暗泯斲，奚啻什倍。我国民既怨破坏之不祥，复谅建设之匪易，含辛忍痛，冀观后效，掏诚侧望，亦既数年。方谓当今内难已平，大权独揽，列强多事，边患稍纾，正宜奋卧薪尝胆之精神，拯一发千钧之国命。何图彼昏，百事弗恤，惟思觊觎神器，帝号自娱，背弃口宣之誓言，干犯公约之宪典，内罔吾民，外欺列国。授意鹰犬，遍布爪牙，劫持国人，使相附和。良士忠告，充耳弗闻，舆论持正，翻成罪状。以致怨毒沸腾，物情惶骇，农辍于陇，商闭于廛，旅梗于途，士叹于校。在朝节士，相率引退；伏莽群戎，

伺机思逞。驯至列强干涉，警告再三，有严密监视之宣言，作自由行动之准备。夫以一国内政，乃至劳友邦之容喙，奇耻大辱，宁复堪忍？谁为为之，乃使我至于此极也！今犹不悛，包羞怙恶，彼将遂此大欲，饜其祸心。苟非效石晋割地称儿之故技，必且袭亡清奖拳排外之覆辙。二者有一于此，则吾国永沉九渊，万劫宁复？先圣不云乎：乱贼之罪，尽人得而诛之。况乃受命于民，为国元首，叛国之事实既已昭然，卖国之阴谋行且暴露，此而不讨，则中国其为无人也已？呜呼！国之不存，身将焉托？而立国于今，抑何容易！人方合兆众为一体，日新月异，以改良其政治。稍一凝滞不进，已岌岌焉为人鱼肉是惧，况乃逆流回棹，乃更有帝制自为之举？譬犹熟视父母，宛转属纆，而复引刀以诛之，别有肺肠，是孰可忍？数月以来，淫威所煽，劝进之辞，所在多有。彼方假借指为民意，冀以窃（以下原文脱漏十一字——编者）欲袭中世纪东方式奸雄之伎俩，七取权位，而谓可以奠国基安社稷，稍有常识者皆知其不幸也。袁氏对于国家既悍然不自知其职责之所在，对于世界复懵然不审潮流之所趋，其政治上之效绩，受试验于我国民之前者亦既有年，所余者惟累累罪恶，污我史乘，他复何有？就今怵于名分，不敢明叛国体，然由彼之道，无变彼之术，亦惟有取国家元气，旦旦而伐，酝酿大乱，以底于亡已耳。况当此祸至无日之时，借誉当时，掩罪后史？实则群公之权宜承旨，或出于顾全大局投鼠忌器之苦心，或怀抱沉机观变待时而动之远识，岂其心悦诚服，甘作贰臣，狂走中风，殉兹戎首？鶚等或任职中枢，或滥竽专阃，为私计则尊显逾分，更何所求，与袁氏亦共事有年，岂好违异？徒以势迫危亡，间不容发，邦之阨陞，实由一人，亦既屡进痛哭之忠言，力图最后之补救。奈独夫更无悔祸之心，即兆众日在倒悬之域，是用率由国宪，声罪致讨，剪彼叛逆，还我太平。义师之兴，誓以四事：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，使帝制永不发生；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，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；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体，以适应世界大势；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，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。此四义者，奉以周旋。下以徼福于国民，上以祈鉴于天日。至于成败利钝，非所逆睹，惟行乎心之所安，由乎义之所在。天相中国，其克有功。敢布腹心，告诸天下。

致华侨之通电

1915 年 12 月

华侨同胞公鉴：我四百兆人民含辛茹苦，肇造民国，委托袁世凯，奉以统治大权，原期其励精图治，福国利民。乃袁氏包藏野心，蔑弃约法，利用群小，狗苟蝇营，为渊驱鱼，为丛驱雀，日以变更国体恢复帝制为号召。于是自中央以及各省，望风承旨，颂王莽功德者奚啻万人，称魏瞒神圣者何止百辈。始犹托名讨论，继则演成事实，行将举无数志士仁人心血头颅所换得之共和国，化为一家之私产。良友忠规，如未闻；五国警告，悍然不顾。肆独

夫之奸贪，沦全国于永劫。阴霾盖地，毒雾弥天，天下可痛之事，孰有甚于是者？锷等受民国付托之重，忝总师干，义愤撓心，无可再忍，爰于本月二十三日电致袁氏，要其取消帝制，惩办元凶，限以二十四点钟内答复，并通电各省求表同意，一致进行；一面简练军实，整率义旅，声罪致讨。呜呼！国家者，人民之公有物也。人民者，国家之主人翁也。当袁氏就职总统之初，何尝不一再声明保持共和，永不使君主复现。乃息壤在彼，不惜食言而肥。苟全国人竟从此默尔而息，一任其为所欲为，则是国魂已亡，人心已死，我神州古国将从此永堕于万劫而不可复矣。所幸攘臂一呼，同声相应，川黔各省，戮力同心，誓将扫除帝制，拥护共和。诸父老昆弟侨诸海外，眷念祖国，山川阻深，不能自致。用特沥陈起义实情，请赐明察。

致驻外国各公使通电

1915 年 12 月

伦敦、波尔多、维也纳、日本东京、华盛顿、彼得格勒、柏林、罗马中国公使钧鉴：袁氏背叛民国，帝制自为，内拂輿情，外召干涉。迭经劝告，怙恶不悛。锷等受职民国，只知巩固共和。现已纠合义军，婴守滇黔，严拒伪命，传檄声罪，共逐独夫，地方又安，军民扬厉。公等衔民国之命，当必效忠宣勤。务望鼎力维持，同申义愤，不胜盼祷。

云南起义告滇中父老文

1915 年（民国四年）12 月

锷去滇二年于兹矣。忆辛亥起义，仓卒为众所推，式饮式食于兹土者亦既有年。自维德薄能鲜，无补于父老。而父老顾不以其不职而莫我肯穀焉，则父老之所以遇我者良厚。属以内迁，不获久与父老游，卒北行，伴食权门，郁郁谁语？睹此国难之方兴，计好义急公，堪共忧患誓死生者，茫茫宇内，盖莫我滇父老若。今锷之所以来，盖诚有为国请命于父老之前者，愿父老之垂听焉。

民国成立以还，袁逆世凯因缘事会，遂取魁柄；凭权借势，失政乱国。内则金壬竞进，苛政繁兴，盗贼满山，人民憔悴；外则强邻侵逼，藩服携贰，主权丧失，疆土日蹙。乃袁逆曾不悔祸，犹复妄肆威权，排斥异己，挥金如土，杀人如麻，等法制如弁髦，玩国民于股掌。伊古昏暴之祸，盖未有若袁逆世凯之甚者！顾中国志士仁人所以忍痛斯须，虚与委蛇者，诚念飘摇风雨，国步方艰，冀民国国体不变，元首更替有期，犹可徐图补救耳。乃袁逆一身祸国犹虞不足，又复帝制自为，俾兹祸种，贻我新邑。袁逆之帝制成，吾民之希望绝矣。比者胙土分封，绵蕞习礼，袁逆急急顾景，若不克待。而起视四境，则弥天忿叹，群发曷丧偕亡之恶声。武夫健士，则磨刀霍霍，莫不欲刃贼腹。袁逆日暮途穷，谋逆愈亟，惧人心之不附，

则又援外力以自固。参加欧战之危局，哀乞东邻之援助。以若所为，不惜以国家为孤注，以求彼一人之大欲。

呜呼！袁逆冢中枯骨耳！石敬瑭、张邦昌之故事，彼固可聊以自娱。顾我神明华胄，共偷视息于小朝廷之下。嗟我父老，其又安能忍而与此终古耶！诸葛武侯有言，汉贼不并立，王业不偏安。今日之势，民国国民与袁逆义不共戴。三户亡秦，一旅兴夏，有志者事竟成，此匹夫之通责，而亦天下之公言。虽然，积威约之渐，举国若瘠，相视莫敢发难。独以西南一隅，先天下而声叛国之罪，是则我父老之提携诱导，其义闻英声，夫固足以大暴于天下后世矣。

锷远道南来，幸获从父老之后，以遘兹嘉会，而又过辱宠信，扫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，俾得与逆贼从事。锷感激驰驱，竭股肱之力，济之以忠贞，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而已。抑全功未必一蹴之可企，而有志岂容一息之或懈。锷行矣，其所贾余勇，策后劲，以期肤功迅奏，而集民国再造之大勋者，伊谁之责？愿我父老之一鼓作气，再接而再励，以期底于成。斯国家无疆之祚，而亦吾滇父老不朽之盛业也。

护国军出师誓告国人文

1916年（民国五年）1月

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蔡锷誓告于我全国同胞公鉴：袁为不道，窃号自娱，言念国危，有如朝露。锷等不忍神明之胄递降舆台，更惧文教之邦永沦历劫，是用奋发，力任驱除。首事不过兼旬，风声已播全国：具见时日之痛悉本于人心，差幸疾风之节犹光于天壤。惟是榱崩栋折，诎一木之能支，定倾扶危，将群材之是赖。锷等回天力薄，返日心长，不惜执挺效撻伐之先，所冀鼓桴有声应之助。乃如党分洛蜀，疑有异同，地判越秦，不无歧视。或谓伯符有坐大江东之势，抑恐敬业存卹觊觎金陵之心。凡此疑似之辞，虑不免于谗间之口。窃为是惧，用敢披沥肝胆，谨布誓词以告国人，并自申警：

一、同人职责，惟在讨袁，天助吾民，幸克有济，举凡建设之事，当让贤能，以明初志。个人权利思想，悉予铲除。

一、地无分南北，省无论甲乙，同此领土，同是国民，惟当量材程功，通力合作，决不参以地域观念，自启分裂。

一、倒袁救国，心理大同，但能助我张目，便当引为同志，所有从前党派意见，当然融消，绝无偏倚。

一、五大民族，同此共和，袁氏得罪民国，已成五族公敌，万众一心，更无何等种族界限。

兹四义者，誓当奉以周旋。苟此志之或渝，即明神所必殛。皇天后土，实式凭之。惟我邦人诸友，鉴此心期，或杖策以相从，亦剑履之遽及。其诸同仇可赋，必有四方豪杰之来，众志成城，不堕二相共和之政。谨告。

致北方各师旅团营长函

1916年1月

夫鲁仲连东海之一匹夫耳，乃能力拒强秦，取销帝号，申大义于天下，增历史之光荣。华盛顿北美一军人耳，乃亦具独立不羁之精神，争天赋人权之公理，脱离压制，建树共和。兹二人者，其耳目口鼻身体发肤，无以异于人也，而思想高尚，义勇兼全如是。试一翻太史公之《史记》，游合众国之都城，卓卓名言，巍巍铜像，不禁令吾人叹美倾服，歆慕不置。今吾辈亦犹是，挺然丈夫之身，而仍佻佻侃侃，致令袁氏一人施愚民之政策，逞独夫之暴行，自为帝制，卖国求荣，若竟遂其所为，直将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永世不复之浩劫。此愕等所以沉舟破釜，泣血椎心，不辞铁血之劳，而谋公共之安者也。粤自清廷逊位，革命成功，袁世凯之梟雄恣睢，谬窃时誉，尔时在事同人，开诚布公，不忍生灵之涂炭，遂因而推举之，以为袁世凯果能维持国家之治安，尚不失为当代之豪杰。乃袁氏自就职总统以来，包藏野心，妄贪帝位。试回溯其四年之种种设施，何尝有一实心实政惠及吾民者，无非为其称帝称尊之私计而已。今试揭其奸罪为诸君子一略陈之：比年盗贼不靖，萑苻遍野，水旱灾害，环起叠生，国困民穷已臻极度，仁人君子闻之惻然。矧其为一国元首，宜如何恐惧修省，力谋奠安生民。乃醉心帝位，汲汲不遑，日事敲剥，供其浪费，牢笼要结，无所不至，民生国计，概未有闻，但肆一己之奸贪，遑恤兆民之困苦，岂非不仁之甚者！世界文明，日趋共和，四海之富，九五之尊，已成陈迹，荣威久杀。况总统公举，为世界无上之光荣，欲皇帝私传，易启骨肉残杀之惨祸。分藩衅，官禁横尸，历史昭然，可为殷鉴。袁氏诸子，竞长争雄，各怀异心，釜豆之煎，伏于眉睫。而乃利令智昏，一切不顾，但求偿其大欲，不虑及于将来，犹然饰词以告于人曰，余不惜牺牲一家以为国。夫今日之民国，固尚相安无事也，有何不得已而必欲牺牲其一家始可相救者？其一家之阇墙犹未也，而全国之祸害随之；其一身之甘为石敬瑁、张邦昌，貽中国以莫大之耻辱犹后也，而陷全国人于奴隶牛马，与独夫以俱尽，岂非不智之尤者！袁氏两次就职总统，皆宣言拥护共和，永不使君主复见，又其致各省都督书有云，“世凯束发受书，即慕唐虞官天下之风，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，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。泊乎中岁，默识外情，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，以为深合天下为公之训”云云。乃息壤在彼，竟不惜食言而肥，岂非不信之尤者！袁氏臣事清朝，世承恩泽，外掌封圻，内历枢要。革命事起，遂复倒戈。民国推任总统，然犹曰民国之元首，公仆而已，代表国家而已，既非易姓

而帝，即无篡夺之嫌。今则欺人孤儿寡妇，公然取而代之，公然降封为王矣。自古莽操之徒，犹未必丧心至是也，岂非不义之尤者！天下断未有不仁不智不义不信而可以忝然为民上保邦家者。凡有血气，宜无不痛心疾首，奋袂而兴，咸思除此叛逆，还我共和。矧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，北方强矫，为英豪义士所诞生。时至今日，岂竟无思想之高，义勇之备，如鲁仲连、华盛顿其人者乎？奈何倡义之举，寂然无闻，北顾山河，犹蒙瘴雾？诸君子皆手创共和之人，其铲除贪横之政府，保卫神圣之民国，皆其固有之天职，未可放弃者也。谁具桎梏阻其进行，致使地灵人杰之区，为腥秽迷漫之地？英雄在望，用武无人，诟不大可惜哉！鶚等之素志，本以国家为前提，在平时服从命令，拥护中央，亦与诸君子同其宗旨。但袁氏甘心叛国，则已为天下公敌，鶚等负民国之重托，断不敢附和逆谋，以私害公，用是躬率仁义之师，誓尽吊伐之责。师直为壮，众志成城，行将会兵武汉，直捣幽燕。我北方诸同胞君子，见义勇为，当仁岂让，所望深体熟忧，共襄义举，迅奏肤功，救民水火。差以正胜邪，以直胜曲，自然之验，必至之符也。切勿存心观望，坐失事机，甘作公众之敌，自贻后至之羞，万世千秋，永为共和国所诟病，则幸甚矣。临颖不胜迫切之至。

致河内总督函

1916年1月

前年卸职人都，取道贵治，馆驿延接，待以殊礼，私衷铭感，常不去心。此次南来，再过棠封，亟愿竭诚踵谢，并抒积愫。徒以身处变局，过门不入，耿耿歉忱，谅蒙鉴原。敝国不幸，元首谋叛，自为帝制，执意不回，对友邦则伪托民意以相掩饰，对国民则又假称各国承认以相蒙蔽。究之全国怨咨，除一二私昵佞幸而外，盖未有不深恶痛绝者。至文明各友邦，夙重正义，虽在君主之国，顾念东亚和平，亦不愿有此无事自扰之谬举，民主之国，更无论已。顾袁氏利令智昏，不恤祸乱，不畏人言。鄙人在京时，虽复竭忠尽智，希冀感悟，卒归无效，不得已而约同各省疆吏共举义师，驱除叛逆，拥护民国，以慰我人民倾向共和之真意，而副各友邦承认民国之厚期。吾国古训，多难兴邦。借鉴贵国历史，帝政王政，屡起屡仆，而后卒定共和，先进国之微烈具在。鶚与国人亦步亦趋，何敢不勉。此举为维持我固有之国体，既承各友邦承认于前，知必蒙赞同于后。国际之关系，在我军本无变动，惟在袁世凯一方面擅更国体，或酿国际之纠纷。我军既起，自不能再认袁世凯有代表国家之资格。以后袁世凯政治上行动，我国民全体当然不负其责。尤望各友邦推承认民国之善意，扶持正义，永笃邦交。贵国为世界共和缔造之维艰，知必共表同情之谊，而愿观我军之成也。鶚统兵北讨，首途在即，不克躬承教言，良深调张。兹就徐交涉员赴越之便，特持书布诚。

复北京统率办事处电

1916年1月

漾敬电并悉。国体问题，在京能否拒绝署名，不言可喻。若问良心，则誓死不承。以东海、范孙、仲仁诸公之忠告，尚不见纳，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？若云反复，以总统之信誓旦旦，尚可寒盟，何论要言！出都以来，薄游日本，取道沪港入滇，耳目所接，群有易丧偕亡之感。人心如此，为在京时所不及料。比者京外正人君子，明辞暗逃，避之若浼，而有力者大都各严戒备，伺隙而动。事实已然，并非造谣，乱机四伏，其何能国。至外人处心积虑，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。勿论如何措词，只可以愚黔首，不足以欺外人。主峰纵极万能，将来之帝制，求得如石敬瑁、张邦昌而止。外审邦交，内察舆情，种种危险，皆自称帝之一念召之。眷言前途，哭不成声。主峰待鶚礼遇良厚，感念私情，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。若乘此时放下屠刀，则国人轸念前功，岂复忍为已甚？胡尔泰暮年生涯，犹享国人之颐养。主峰以垂暮之年，可已则已，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？君子爱人以德，拳拳数言所以报也。若乃疑非实情，执意不回，则不同为谋，实所不敢。鶚为公义驱，不复能兼顾私情矣。豪杰并起，勉从其后，卫此民国，死生以之。临电涕零，惟赐鉴察转呈示复。

致华侨筹饷助义电

1916年1月

前电既蒙鉴察。比年以来，国内盗贼满地，萑苻遍野，水旱灾害，环起迭生。为元首者，宜如何恐惧修省，奠定民生，而乃醉心帝位，汲汲不遑，挥霍金钱，滥施名器，牢笼要结，无所不为。而于国计民生，曾未尝画一长策，展一良图，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？鶚等因是，义愤风云，志除国贼，但有进死，更无退生。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，合黔省各团营，编制为护国第一、二两军，次第出发，由鶚与烈钧分将之，拟长驱西北，会师武汉，直捣幽燕。惟是义师既起，需饷浩繁，滇黔瘠区，库储无多。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，高义薄云，南面顶礼，电乞援助。子文之毁家纾难，诿让昔人；卜式之输财助边，定多来者。如蒙解囊相助，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，或汇数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。倘得源济无缺，士饱马腾，拯同胞于陷溺之中，复共和于危亡之际，则贵埠义声，烁古今震中外矣。专此布恳，敬请矜鉴。

敦请柏烈武君为南洋筹款总代表电

1916年1月

民国不幸，元首谋逆，庶政等治丝而棼，四维几扫地以尽，诬民惑世，误国丧权。鶚等慨念机隍之邦基，伸郁结之民气，因与中原豪杰，并力图谋，勉兴挹伐之师，期复太平之治。惟是首义区域，负担特重，非厚集军实，不克大振兵威。滇省士气发皇，人心激愤，义声一播，众志成城。现编护国军次第进发，并设筹饷专局，接济军需。顾集勇敢之边民，师已誓